



布老虎中篇书系

两个人的电影

钟求是 著

两个人的电影

谢雨的大学

未完成的夏天

雪房子

一生有你

远离天堂的日子

主编：孟繁华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主编：孟繁华



布老虎中篇小说系

两个人的电影

钟求是 著

两个人的电影

谢雨的大学

未完成的夏天

雪房子

一生有你

远离天堂的日子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沈阳·

© 钟求是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个人的电影 / 钟求是著. — 2 版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2.10
(布老虎中篇小说系)
ISBN 978-7-5313-4300-4

I. ①两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3752 号

两个人的电影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潘晓春

装帧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65mm × 230mm

字 数 240千字

印 张 15.25
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投稿网址 www.chinazuojia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东北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4300-4

定价: 28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3888115

目录

- 两个人的电影001
- 谢雨的大学051
- 未完成的夏天089
- 雪房子131
- 一生有你167
- 远离天堂的日子211

布老虎 中篇小说 书系

Bulaohu
ZhongpianXiaoshuo
Shuxi

两个人的电影

我是个平淡的人，周围的人都这么认为。记得儿子刚上高中时在作文里说过这样的话：跟许多过气的人一样，爸爸对日子没有狼子野心，每天听见的都是对昨天的重复，他身上几乎没有故事。时间过得快，现在离儿子说这句话已经有不少年头了。我知道，儿子可能忘了自己的话，但他对我的看法没啥改变。

如今，儿子已到了拎着野心到处晃荡的年龄，而我不仅过气，还一天天往老里走了。有时静下心来想想，自己这大半辈子的确过得粗糙，既没有攒下可以说得出口的产业，也没能把自己的身份考得有多派头一些。我的所有经历履历表上一致，只能变成简单的两行，一行是小学教师，一行是报亭店主。小学教师是五十岁以前的事，到五十五岁，我已拿不出精力去对付

两个人的电影

—

我是个平淡的人，周围的人都这么认为。记得儿子刚上高中时在作文里说过这样的话：跟许多过气的人一样，爸爸对日子没有狼子野心，每天所干的都是对昨天的重复，他身上几乎没有故事。时间过得快，现在离儿子说这句话已经有不少年头了。我知道，儿子可能忘了自己的话，但他对我的看法没啥改变。

如今，儿子已到了拎着野心到处晃荡的年龄，而我不仅过气，还一天天往老里走了。有时静下心来想一想，自己这大半辈子的确过得粗糙，既没有攒下可以说得出口的产业，也没能把自己的身份弄得有派头一些。我的所有经历往履历表上一放，只能变成简单的两行，一行是小学教师，一行是报亭店主。小学教师是五十岁以前干的事，到了五十岁，我已拿不出精力去对付一教室的孩子，就提前退了休。我找了份不费心思的活儿，卖起了报纸和杂志。我整天安静地坐在一间小屋子里，看着周围摆着的报纸杂志被别人一份一份取走。我觉得，过去教书也好，眼下守着报亭也好，都算是跟书本文字打着交道。因为这个，我好歹给自己拣回一点安慰。

不过，再没出息的人也是攒着年头的，有了年头就有了历史。用书上的一句话说：每个人的心中都收藏着一部自己的历史。有时我坐在报亭里，看着某个路人平静地买走一份报纸或者一份杂志，正常得什么事也

没有。可我偏偏想，别看这个人一声不吭，也许心里装着许多事呢，只是不说出来而已。

现在我攒了一大把的年龄，不需要一声不吭了，我愿意把有些话说出来。这些话不是说给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，而是掏给自己听的。我挺乐意对自己说：老昆生呀，你知道你并不像儿子说的那样，身上找不到一点儿故事的。我还乐意对自己说：老昆生呀，你的事一截一截地接起来，得往前伸出去很远呢。

我想了想，得从三十六年前说起。三十六年前，我拿着二十二岁的年龄，生活在一个叫昆城的镇子里。镇子不小也不大，往街上一走，很难遇到什么稀奇事儿，容易遇到的倒是一些不认识的熟脸。那时候我在镇子上的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，教孩子们认字儿。每天上午，我得在上课铃声响起之前赶到学校。到了下午，我的脚步会闲下来，松着身子慢慢回家。

我家住在镇子西门外的一个院子里。院子上了点年纪，搁着一堆还算干净的木瓦房，住了十多户人家。因为近着郊区，住在院子里的人物就比较杂，拎开我不算，有做工的，有干农活的，还有当兵的，拿当时好听的话说，工农兵全齐了。

当兵的是大奎。大奎曾是院子里令人头疼的小子，喜欢到处串门蹭东西吃，还喜欢硬着脖子骂人。他初中毕业晃了两年，因为捏着贫农的成分，被送到了部队上。以后遇着过年什么的，都会有人上门跟大奎他爸妈握手，再把光荣之家的红纸贴在木门上方。这样过了好几年，突然传来消息说，大奎踩到大运了，提干当了排长。排长显然是个了不起的角色，《奇袭白虎团》里的严伟才是排长，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杨子荣也是排长，他们背着驳壳枪，脑袋里尽是智慧。大奎的智慧全扒拉出来，可能还不够他们的零头，但拿别的一比，大奎却多了一样东西，那便是女人。杨子荣严伟才到电影结束还没娶上媳妇，大奎在一年半前便拿着假条回家迎了亲。

大奎结婚那天是个星期日，院子里摆满了宴桌，大人小孩发出的各种声音停不下来。中午时分，一群姑娘伴着新娘过来了，院子门口响起鞭

炮，又燃起一堆稻草。按照习俗，新娘从稻火上跨过，算是踏进了红火的日子。然后新娘往空中撒了两把糖果花生，那些糖果花生落下来，引得孩子们在地上扑来扑去，闹成一团。在新娘就要走进新房时，她的衣角被一个小孩紧紧攥住了。那小孩挺小，没抢到地上的食物比较苦恼。新娘回过脸轻轻笑一下，再次往空中扬了一把，又弯了身子把两颗糖果塞到那小孩手里。

我得承认，新娘的回脸一笑让我心里多跳了几下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若梅。很多年过去，每回我去想若梅时，第一个抢着跳出的总是这个镜头。那天她穿着粉红色的袄衣，脸上也是粉红色的。就在这粉红色中，她咧嘴轻轻乐了一下。

结过婚，大奎在家没待几天，又回了部队。新娘新郎有啥话没说够，只能在信纸上说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若梅除了学着如何跟公公婆婆相处外，常做的一件要紧事儿便是琢磨写信。看得出来，若梅是个念过几年书还喜欢讲究的人，她很想把信写好，或者说，她很想把日常话儿变成好听的词句放到信纸上。这样一来，隔上几天若梅就会走到我跟前，拿一些疑难的词儿来问我。

若梅看中我，不是因为我有啥学问。我的学问全掏出来赶在一起，也就是一小堆儿。我跟别人不同的是，我有一张纸物，就是镇图书馆的借书证。过个十天半月，我会从图书馆借回两本书来看。我说的书是小说，《金光大道》《大刀记》《矿山风云》什么的。那会儿我家人丁多，屋子不够用，我的睡床被升到了楼阁上。楼阁虽有一只小窗户，但不是宽敞地方，待久了会觉得憋，所以只要不是大冷天，得了空儿我喜欢拎一把竹椅坐到院子的砖墙旁看书。我看书的样子不光进入邻居们的眼睛，有时也会进入他们的嘴里。邻居们说，你瞧瞧，外头那么乱，咱这院子还是好的。邻居们又说，毕竟是当老师的，总还知道读书的好处。

现在，新邻居若梅用着了我。好些次我刚在竹椅上捧起书，她就轻着脚步走过来，把脑子里恍惚的词儿拣出来问我怎么写，譬如说“尴尬”啦、春意盎然的“盎”呀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“茬”啦。我也没有谦

虚，合上书本，把封面当做黑板，用手指在上面画来画去。开始时若梅还有些不好意思，问了几回，慢慢就随便了。随便了以后，她问的词儿似乎浪漫起来，譬如“邂逅”“憧憬”什么的，有时还会要去问一句毛主席的语录。

说实在的，我喜欢若梅的出现，喜欢她站在我的跟前看我写字儿。当我手指准备在书本上走动时，若梅的脑袋会近过来，脸上沾着认真。待我一撇一捺写明白了，她就发出“噢”的一声，然后给我一个表扬的目光。有时我写完一个词儿，顺便送出一句解释，那解释要是幼稚或者有趣，若梅会开心地“咯咯”笑起来。在笑声中，我能闻到她身上跑出来的淡淡香气。这香气不仅让我鼻子受用，也让我心里快活。

又过些日子，若梅向我提出借本书看。若梅是另一个镇子上的人，嫁过来后暂时没地方上班，平常除了做家务、织毛衣，就是半个月写一封信，一个月去邮局领一笔大奎寄回来的汇款。这样一算，她空余的时间还是不少。我反正每回借两本书，一本看着另一本就闲着。我把闲着的那本匀给若梅，不过定了归还的时间。两天后，若梅按时把书还给我，说看了一小半，不好看。那是一本《向阳院的故事》，的确不好看。

我对自己有些不满意。那时候我的阁楼上除了一张床，还有一只小木箱。木箱里躲着几本私家书，一般不肯也不能出去见人的。我想了一想，又想了一想，决定这回破个例。第二天，我拿出一本《林海雪原》借给了若梅。我想大奎是部队里的人，《林海雪原》讲的是部队里的事，若梅应该不会说不好看的。只是这本书比较宝贝，离开了自己，我心里不太踏实。

几天后的傍晚，我坐在竹椅上一边翻书，一边在心里猜想若梅会不会过来还书。这时若梅的家突然热闹了起来，那门里先出来一团声音，再出来一团人——原来是大奎他爸和大奎他妈一边叫骂着一边扭打在了一起。大奎他爸虽出身贫农，个子却比较小，平常受大奎他妈管理。有时大奎他爸喝了点酒，就不服管理。不服管理便容易拌嘴，拌嘴多了，免不了也会打个架摔点东西。若梅有一次跟我提起过公公婆婆，意思是他们人还不错，就是力气太多了没地方用。

现在大奎他爸又把多出的力气用来捶打大奎他妈的身体，大奎他妈也不甘示弱，拿两只手揪住大奎他爸的头发。若梅站在旁边使劲拉扯，哪里拉扯得动。吵闹声引来了好几位邻居，我也赶紧凑上去，大家用一用劲，分开了两人。不想大奎他爸一见这么多邻居，觉得不应该马上歇下来，又往前蹿了几次，同时把拳头胡乱送出去。当时我正站在大奎他妈跟前，突然脸上一热，已挨了一拳。我用手摸一摸鼻子，摸到一巴掌的血。我这个人有点怕血，见手掌全湿了，身子一矮，软到了地上。周围的邻居一下子愣住，大奎他爸大奎他妈也傻了。若梅先反应过来，急忙蹲下身抱住我的脑袋，用手一下一下拍打我的额头。接着有人取了水来，用嘴吸一口喷到我脸上。我流的只是鼻血，被水一惊，很快止住了。

这天晚上，我躺在阁楼的小床上，鼻子里塞着一块棉花，脑子里却使劲去回想若梅抱住我脑袋的情景。要知道，她是把我的脑袋抱在她胸前呀，就是说，我的脑袋是靠在她身体最突出最柔软的地方呀。此时我觉得，自己全身最幸运的地方便是后脑勺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在回想中一点点还原后脑勺和那胸部接触的感觉，那感觉慢慢由虚到实，变成了电影里的近镜头。在近镜头里，后脑勺贴着的是一件碎花衬衣，衬衣里边是一件背心，背心里边是雪白的乳房。这么想着，我身子抖一下，鼻息变粗了。又因为一只鼻子堵着棉花，我不得不张开了嘴巴。

我的脑子停不下来，东拐西弯又想到了《林海雪原》。《林海雪原》里人物不少，但最重要的是少剑波、杨子荣和白茹三个人。如果把这三个人搁在眼下日子里做个落实，不用说，若梅最靠着白茹；大奎跟杨子荣不像，可因为都是排长，可以沾点边；至于少剑波嘛是团参谋长，自己够不着，可我现在愿意把他安在自己身上。一想到若梅是白茹，自己是少剑波，我的鼻息又粗了。

那个晚上，我伴着阁楼里那只昏黄的电灯，乱乱地想了很多。

第二天起床，我突然有点害怕见到若梅了。我担心对着若梅时，自己说话做不到镇定。说话一不镇定，心里藏着的不好念头便容易被瞧出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不再拎着竹椅到院子里看书。进出院子遇着若梅时，也

只是潦草地打个招呼。我为自己的匆忙样子做了个借口——马上期末考试了，当老师的当然不能闲着。

又过几日，期末考试结束，学校放了假。刚放假的日子，最躲不过的是热天气。每天吃过晚饭，最有耐性的人在屋子里也待不住，于是院子里乘凉的木凳竹椅多了起来，大家一边晃着蒲扇一边闲话。有人还搬出竹床，躺在上面跷着腿听收音机。收音机的主人喜欢听样板戏，尤其喜欢听李铁梅，所以调出的唱词经常是《我家的表叔数不清》《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》什么的。我对样板戏沾不住兴趣，但我愿意坐在那儿摆出爱听的样子，其实是让耳朵替眼睛打掩护。就是说，我耳朵听的是铁梅，眼睛瞧的是若梅。这时的若梅一般坐在自己家门口，因为没有灯光，她的脸面并不清晰，但我能觉出她的动作和她的神情。她的动作是不停地织着毛衣，她的神情则闲闲的，像是安静中又有些懒散。

当然，日子不会老这么淡着，有时会插进来一点事儿。一天晚上，我照常来到院子里坐下，眼睛里却少了好几个人，若梅也迟迟不肯出现。拐着弯儿一打听，原来邻近的一个村子今晚放电影，若梅伴着两个邻居女人一块儿去看了。那时候近郊一些村子的晒谷场时常放露天电影，但放来放去都是那几部打仗的老片子，算不上稀奇。我心里奇怪一下，问什么电影，有人说是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。《卖花姑娘》我听说过，知道是哭哭啼啼的电影，挺适合女人看的，怪不得若梅肯去钻黑夜凑这份热闹。我坐在那儿想稳住自己，没有稳住。我起身回屋拿上手电筒，出了院子往放电影的村子奔去。村子不算远，也不怕找不着，因为路上遇到不少赶电影的男女，他们中的一些人肩上还扛着凳子。到了那村子的晒谷场，电影还没放，一只灯泡亮着，满满一场子人一边喧闹着一边听一个人大声说话。那个人在说明为啥放这场电影，还讲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的。我提一口气，使劲往人堆里挤，同时让眼睛跑来跑去想捉住若梅的脸。但场子里的脸太多了，若梅的脸搁在里头，就像一本书塞到图书室的哪个书架上，一时不容易找到。这时那讲话的人把话刹住，电影开始了。

我站在人群中静了心看银幕上的故事。故事里的歌声很好听，可卖花

姑娘花妮太苦了，她妈妈生着病在地主家做工，妹妹被地主的药汤烫瞎了，哥哥也让警察抓去蹲了牢狱。当妹妹抚着烫伤的眼睛大哭时，我的身边响起一些抽泣声。接着哥哥被警察带走，花妮和妹妹跑过去扑到哥哥身上，我周围的哭泣声更多了。正伤心着，我脸上凉了一下，用手一摸，摸到一滴水。我以为自己也哭了，刚悄悄擦去，脸上又凉了几下，这才知道是下雨了。雨滴先是疏的，一粒一粒散着下。人群里一阵晃动，但还能扎住。再过一会儿，雨忽地变猛了，带着刷刷的声响，下得又密又冲。

其实那只是夏天的浪雨，下一阵便会收住。往日一般在傍晚时下，这天拖后了。再说大热天里浇浇水也没啥关系，起码还能赚个凉快。但人呀养着一习惯，遇上雨就想躲。有人发一声喊，场子便炸了营，所有的人都跑动起来，都不想让雨打着。可晒谷场周边是空旷的稻田，哪有躲雨的地方。场面一下子大乱，有人往回去的路上奔，有人跑向远处的一棵树，还有人在田埂上乱窜。

我就是在这时候担心起若梅的。我怕她迷路怕她跌跤怕她一不留神跑进稻田，我冲到场子中间，用电筒的光柱朝四周溃散的人群划了几下，然后大喊一声“若梅”，觉得不够，又连着喊了两声“若梅若梅”。但混乱中我的声音没有劲道，飘出去几米便被雨水打趴在地上了。我没了办法，只好傻乎乎地站在那儿，站了好一会儿。

那天晚上湿着身子回到家，我冲个澡就上了阁楼。睡过一夜我弹开眼睛，竟觉得昨晚的情形有些虚。站在雨中大声喊叫一个女人的名字，这对我来说真的有点不真实。这种不真实又让我相信，至少若梅不会知道这事儿。

这样忐忑着到了下午，我挑着两只木桶去院子后面的水井，却见若梅蹲在井台上洗衣裳。我没吱声，把水打满了准备把扁担放在肩上。若梅叫住我，让我帮她打桶水，我只好把木桶里的水倒进若梅的木盆里。若梅翘起头看着我说：“昨晚去看电影啦？”我点点头。若梅说：“我也去看了，看不到半天就下雨了。”我又点点头。若梅说：“你说卖花姑娘后来会怎么样？老那么苦着？”我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若梅见我不怎么接话，就收回

脑袋开始搓衣裳，搓了几下突然说：“昨天下雨的时候，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。”我慌一下，脸上的肉一阵挪动。若梅自顾说：“也许不是喊我，我听错了。雨那么大，谁这么傻站在那儿练嗓子呀。”若梅还说了几句什么，我乱乱地没听进去。好在这时又来了一位挑水的人，把若梅的话止住。

接下来的两天，我使劲让自己的心静着，但静着的时候，我仍有一个预感，好像要出点什么事儿。这天傍晚，我喝过一碗稀粥，便坐到院子砖墙旁看书。这时若梅从屋里出来，一步步走到我跟前，递给我一样东西，是《林海雪原》。我收了书，没有吱声。若梅也不说话，却指了指书。我翻开《林海雪原》，见里面夹着一张字条。我睁大了眼睛，看上面的一行字：我想去一个远的地方看电影，你肯陪姐去吗？

我身子一热，觉得脸上渗出了一层汗。我合上书本，在封面画了两个字：哪里？若梅弯下身子，用手指写道：温州城。我又写：啥时？她写：明天。我刚要点头，她在我耳朵边悄声说了一句：“我打听过了，那里的电影院在放《卖花姑娘》。”

二

很多个年头过去，我仍要说一句话，若梅那天向我掏出的是个勇敢的主意。那时候一个女人出远门去看一场电影本来就不平常，而让一个不是丈夫的小伙子陪着去显然是件危险的事儿。

当天夜里，我躺在阁楼上又睡不好觉了。我远远近近地想，想明白了一点，若梅去看电影不光是为了看电影，她还乐意跟我待一块儿说说话。从这一点想开来，我又肯定了两点，一是我平日里藏着的心思若梅早就瞧出来了，二是她跟家里的那位排长找不着话。这后一点我心里早有些明白。大奎如果脱掉军装，其实是个粗心又粗俗的人，身上没有太多若梅喜欢的东西。结婚一年半中，大奎回来探亲过一次，若梅似乎也没显出特别高兴。对平常的通信，若梅的兴致也渐渐地淡下去。有一次她跟我说，自

己花心思写了很长的文字，大奎寄回来的却是没香没味的几句话。我心想这不是大奎不肯说好话，而是肚子里缺着墨水，但这层意思我没说出来。

那晚在楼阁上我还一遍遍翻开《林海雪原》，看那张只有一行字的字条。我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，又一个字一个字看回来。后来我注意到“姐”字。那年若梅二十四岁，大我两岁，不过平时她在我跟前从不自称姐的。我想，她在字条上用了这个字，是想事先定下姐弟的关系，这样能让两个人心里都轻松些。

依着约定，第二天我起个早一个人先出院子，直奔北门轮船码头。那时候昆城通向外界有汽车和轮船，坐轮船比坐汽车省钱，但花时间。从镇子到温州城，得先坐两个小时的河船，下船后乘江轮渡过一条江，再换一条河船坐三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从早饭的时间出发，到城里得是下午了。

我上了船等着，不一会儿船舱里的人多起来。人一多，声音也跟着多了。大家好像都在动嘴巴，一些人讲着话，一些人吃着东西，一些人吐着烟圈，还有一个小孩在哇哇大哭。嘈杂声中，我看到若梅走进来坐在船舱的那一头。今天她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碎花裙子，显得挺素静。我知道我不能走过去跟她坐在一起。一堆人装在船舱里，免不了有眼熟的脸，我们不能不小心些。

船开动了，船舱里慢慢静下来。一个戴着墨镜的瞎子词师敲一通琴鼓，拉开嗓子唱起鼓词。他在唱一个明朝故事，故事里有男女情爱。唱到调皮处，瞎子的声音里透出一些快乐。我远远望一眼若梅，发现她正扭头看着窗外，样子挺安定。我转过身，也开始靠在船舱边看河岸。河岸上有树，有刚插上禾苗的稻田，还有挑着担子或拎着篮子的人。他们的身子慢慢向后退去，越退越远，越退越小。我心里有了逃奔成功似的轻快。

那一刻我哪里知道，自己的轻快是不可靠的。我离镇子越来越远，可离灾难却越来越近了。

到达温州城已是下午两点多，这是个阳光挺猛的时辰，街上的人却不少，自行车的铃声和三轮车的喇叭声响成一片。我和若梅一路上一同上船

又下船，下船又上船，不敢挨在一起。现在往陌生又热闹的地方一钻，才凑在了一块儿。我们先进一间饮食店吃阳春面，吃完了顺便向服务员问电影院。服务员说前边就有一家，叫五马电影院。走过去一瞧，那电影院挺气派，一块很大的宣传画躺在墙上，正是《卖花姑娘》。不好是买票的队伍特别长，像草绳一样扭摆出去。我们站在队伍里一点点往前挪，挪了大半个小时才挨近售票窗口。买了票一看，两张中竟搭着一张站票，时间是晚上六时正。

此时离晚上看电影还差着一段时间。说实话，我对温州城一点儿不熟，小时候跟大人来过一次，早忘没了。现在既然拿着时间，就想到街上逛逛，只是太阳烤人，又怕被什么熟人撞见，一时有些茫然。若梅以前也只来过一次，不过挨得近，对城里还存着记忆。她使劲想一想，想到了一个去处，说：“咱们去中山公园吧。”

我们拦下一辆三轮车，说好价钱坐了上去。三轮车的座位比较窄，两只身子放进去便贴在了一起。先前吃面条、走路、排队买票，似乎都在忙碌之中，不觉得有什么。现在静着身子靠在一块儿，我手脚便有些硬，心里压不住地多跳了许多下。好在三轮车夫比较有趣，嘴里吹着口哨，又不时按下怪叫似的喇叭，分走了我和若梅的注意力。

到了中山公园，我们走一圈，看到一些树木、游船和长椅。长椅都不空着，有的坐着人，有的躺着呼呼酣睡的汉子。当然，空气中还少不了蝉叫声和卖冰棍的吆喝声。吆喝声提醒了我们的口渴，我们买了冰棍，一边吃着一边去爬公园里的小山。小山真是小，沿着石阶走上去，冰棍还没吃完，已到了山脖子。正要歇一下脚，忽然听到一声招呼，扭头去看，见树荫里坐着一位戴墨镜的瞎子，模样跟轮船上的瞎子词师差不多。我们走近了一瞧，瞎子并非瞎子，墨镜里面有一双打量别人的眼睛，原来是算命先生。那年头到处踢开迷信，街面上已见不着算命先生，想不到这里倒躲着一位。算命先生说：“你们两位，嘿嘿，撞见我是缘分也是福分。”未等我们开口，算命先生又说，“你们两位很快会遇着一件难事，若信，坐下来听，若不信，请随便。”不用说，这是算命先生并不高明的开场白，若梅拽

一下我的衣角，我们俩撤回石阶继续往上爬。爬了一截，便瞧见山顶的一个亭子。

我们在亭子里坐下。从这里望下去，能看见城里一片接着一片的房子，一眼都到不了边。西落的阳光变得有些黄，铺在所有的房子上面。我心里豪迈起来，很想做点儿什么，譬如将若梅的手抓在自己手里。正走着神儿，听见若梅讲了句什么。我没听明白，拿追问的眼睛看若梅。若梅说：“我是觉得，那算命先生说的其实没错，咱们接下来马上会遇着一件困难的事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困难的事？”若梅说：“睡觉的地方。咱们不一定能找到睡觉的地方。”我赶紧从豪迈中出来，慌一慌脸说：“咱们住旅馆，开……开两间房。”若梅忸怩一下说：“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咱们没有介绍信，只怕不让住呢。”若梅这么一提，我才记起衣兜里确实少了介绍信，事先没有想到哩。即使想到了，因学校放了假，一时也开不出来。我想一想说：“咱们就说介绍信丢了。丢钱是常事，介绍信为什么就不能丢？”若梅说：“如果我是服务员，我才不信呢。”我说：“那咱们多给点钱，钱是纸，介绍信也是纸，没准儿能顶上的。”若梅说：“这话只有不出门的人才说得出来，幼稚呢。”我说：“我就不信，人家卖花姑娘那么苦都能挺过去，咱们有钱还找不到办法。”这话把若梅说乐了。她点点头说：“大不了睡澡堂，我知道澡堂不用介绍信的。”

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出了公园去看电影。那电影厅挺好，不仅干净，屋顶还挂下来许多吊扇，吹得满场子都是风。不好的是我们，只有一张票有座位。我让若梅坐了座位，自己站在旁边的走道上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才知道自己用不着沮丧的，因为卖出去的站票真是不少，站着的人差不多把两旁走道占满了。

灯光暗下来，电影开始了。随着银幕上苦难的展开，周围响起一些抽泣声，有人还用手帕使劲擤鼻子。看来这部电影在哪儿都是招人泪水的，只不过不包括眼下的我。我看过电影的前半部分，注意力就有些散。我的目光时不时从银幕上挪开，跑到若梅的座位上。淡光中若梅的脸一会儿暗一会儿亮，亮着时能依稀看见她专注盯着前方的样子。有那么一刻，我脑

子里长出一个想法——走过去将她旁边的人一把拎开，让自己坐进去，然后悄悄捏住她的手直到把电影看完。这想法让我高兴又不高兴。我不高兴是因为这想法虽像电影里的镜头，却只能在脑子里放映。

电影快过去一半，我松闲的脑子才慢慢收拢，银幕上开始出现我还未看过的情节。就在这时，座位上站起一只身子走出来，近了一看是若梅。我以为她上厕所，刚要让身，却被她拽一下衣服，说：“你去坐。”我悟过来，摇摇头表示不用。若梅说：“你得去坐。”我还想摇头，旁边有人不满地嘟囔了一句。我只好横着身子走过一排大腿，坐到若梅刚才的座位上。

坐下后我马上觉得，这不是我喜欢的情形。我怎么能自己坐着而让若梅站着？即使若梅为了我愿意站着，我也应该走过去待在她的身边。两个人站在一起看电影，比一个人坐着一个人站着要好许多。这么想着，我真的让自己离开座位，重新走过一排大腿来到若梅跟前。若梅在暗色中奇怪地瞧着我。我没吭声，迈一步站在她的身后。若梅明白了，也不吭声。过一会儿，她一只手往后伸过来，攥住了我的手。

这是我和若梅第一次拉手。先前我好些次在脑子里握过她的手，但只有现在这一次才是真的。我还知道，她的手一旦到了我手里，我会久久不放的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若梅握着手看完了电影。

电影散场后，我们赶紧去找旅馆，还准备了要两个房间的话。我们先走进一家有点派头的国营旅馆，那服务员一听没有介绍信，脸立即懒了，像一块用了很久的手帕。第二家旅馆显得老旧，服务员的态度倒不错，笑咪咪地跟我们聊了几句，又笑咪咪地拒绝了我们。到了第三家旅馆，我们抢先说介绍信丢了，那服务员便怀疑着脸，问没有介绍信有结婚证吗？介绍信丢了结婚证也丢了吗？两句问话便让我们紧着身子逃出了门。

接着我们去找澡堂。澡堂也是要介绍信的，只是似乎可以商量。商量了一会儿，服务员勉强同意了，让我们每人领一张草席去睡觉的地方。所谓睡觉的地方便是歇了夜的洗澡堂子，一片水泥地上铺着两长溜儿草席，草席上坐着或躺着一批赤裸上身的男人。见我们进来，许多目光扑过来，